

像繡

三

國

演

義



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托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

却說章武二年夏六月，東吳陸遜大破蜀兵于猇亭彝陵之地；先主奔回白帝城，趙雲引兵據守。忽馬良至，見大軍已敗，懊悔不及，將孔明之言，奏知先主。先主嘆曰：『朕早聽丞相之言，不致今日之敗！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群臣乎！』遂傳旨就白帝城住扎，將館驛改爲永安宮。人報馮習、張南、傅彤、程畿、沙摩柯等皆歿于王事，先主傷感不已。又近臣奏稱：『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，欲歸無路，不得已而降魏：是朕負權，非權負朕也。何必罪其家屬？』仍給祿米以養之。

却說黃權降魏，諸將引見曹丕。丕曰：『卿今降朕，欲追慕于陳、韓耶？』權泣而奏曰：『臣受蜀帝之恩，殊遇甚厚，令臣督諸軍于江北，被陸遜絕斷。臣歸蜀無路，降吳不可，故來投陛下。敗軍之將，免死爲幸，安敢追慕于古人耶！』丕大喜，遂拜黃權爲鎮南將軍。權堅辭不受。忽近臣奏曰：『有細作人自蜀中來，說蜀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。』權曰：『臣與蜀主，推誠相信，知臣本心，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。』丕然之。后人有詩責黃權曰：

降吳不可却降曹，忠義安能事兩朝？

堪嘆黃權惜一死，紫陽書法不輕饒。

曹丕問賈詡曰：『朕欲一統天下，先取蜀乎？先取吳乎？』詡曰：『劉備雄才，更兼諸葛亮善能治國；東吳孫權，能識虛實，陸遜現屯兵于險要，隔江泛湖，皆難卒謀。以臣觀之，諸將之中，皆無孫權、劉備敵手。雖以陛下天威臨之，亦未見萬全之勢也。只可持守，以待二國之變。』丕曰：『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，安有不勝之理？』尚書劉曄曰：『近東吳陸遜，新破蜀兵七十萬，上下齊心，更有江湖之阻，不可卒制；陸遜多謀，必有準備。』丕曰：『卿前勸朕伐吳，今又諫阻，何也？』曄曰：『時有不同也。昔東吳累敗于蜀，其勢頓挫，故可擊耳；今既獲全勝，銳氣百倍，未可攻也。』丕曰：『朕意已決，卿勿復言。』遂引御林軍親往接應三路兵馬。早有哨馬報說東吳已有準備。今呂範引兵拒住曹休，諸葛謹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，朱桓引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。劉曄曰：『既有準備，去恐無益。』丕不從，引兵而去。

却說吳將朱桓，年方二十七歲，極有膽略，孫權甚愛之；時督軍于濡須，聞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，桓遂盡撥軍守把羨溪去了，止留五千騎守城。忽報曹仁令大將常雕同諸葛虔、王雙，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。衆軍皆有懼色。桓按劍而言曰：『勝負在將，不在兵之多寡。兵法雲：「客兵倍而主兵半者，主兵尚能勝于客兵。」今曹仁千里跋涉，人馬疲困。吾與汝等，共據高城，南臨大江，北背山險，以逸待

勞，以主制客。此乃百戰百勝之勢。雖曹丕自來，尚不足憂，況仁等耶！」于是傳令，教衆軍偃旗息鼓，只作無人守把之狀。

且說魏將先鋒常雕，領精兵來取濡須城，遙望城上并無軍馬。雕催軍急進，離城不遠，一聲炮響，旌旗齊豎。朱桓橫刀飛馬而出，直取常雕。戰不三合，被桓一刀斬常雕于馬下。吳兵乘勢冲殺一陣，魏兵大敗，死者無數。朱桓大勝，得了無數旌旗軍器戰馬。曹仁領兵隨後到來，却被吳兵從羨溪殺出。曹仁大敗而退，回見魏主，細奏大敗之事。丕大驚。正議之間，忽探馬報：「曹真、夏侯尚圍了南郡，被陸遜伏兵于內，諸葛瑾伏兵于外，內外夾攻，因此大敗。」言未畢，忽探馬又報：「曹休亦被呂範殺敗。」丕聽知三路兵敗，乃喟然嘆曰：「朕不聽賈詡、劉曄之言，果有此敗！」時值夏天，大疫流行，馬步軍十死六七，遂引軍回洛陽。吳、魏自此不和。

却說先主在永安宮，染病不起，漸漸沉重。至章武三年夏四月，先主自知病入四肢，又哭關、張二弟，其病愈深；兩目昏花，厭見侍從之人，乃叱退左右，獨卧于龍榻之上。忽然陰風驟起，將燈吹搖，滅而復明。只見燈影之下，二人侍立。先主怒曰：「朕心緒不寧，教汝等且退，何故又來！」叱之不退。先主起而視之，上首乃雲長，下首乃翼德也。先主大驚曰：「二弟原來尚在？」雲長曰：「臣等非人，

乃鬼也。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義，皆敕命爲神。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。」先主扯定大哭。忽然驚覺，二弟不見。即喚從人問之，時正三更。先主嘆曰：『朕不久于人世矣！』遂遣使往成都，請丞相諸葛亮、尚書令李嚴等，星夜來永安宮，聽受遺命。孔明等與先主次子魯王劉永、梁王劉理，來永安宮見帝，留太子劉禪守成都。

且說孔明到永安宮，見先主病危，慌忙拜伏于龍榻之下。先主傳旨，請孔明坐于龍榻之側，撫其背曰：『朕自得丞相，幸成帝業；何期智識淺陋，不納丞相之言，自取其敗。悔恨成疾，死在旦夕。嗣子孱弱，不得不以大事相托。』言訖，泪流滿面。孔明亦涕泣曰：『願陛下善保龍體，以副天下之望！』先主以目遍視，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，先主令且退。謖退出，先主謂孔明曰：『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？』孔明曰：『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。』先主曰：『不然。朕觀此人，言過其實，不可大用。丞相宜深察之。』分付畢，傳旨召諸臣入殿，取紙筆寫了遺詔，遞與孔明而嘆曰：『朕不讀書，粗知大略。聖人雲：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，共扶漢室；不幸中道而別。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，令勿以爲常言。凡事更望丞相教之！』孔明等泣拜于地曰：『願陛下將息龍體！臣等盡施犬馬之勞，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。』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，一手掩泪，一手執其手，曰『朕今死矣，有心腹之言相告！』孔明曰：『有何聖諭？』先主泣曰：『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邦定國，終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輔，則輔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

自爲成都之主。』孔明聽畢，汗流遍體，手足失措，泣拜于地曰：『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，盡忠貞之節，繼之以死乎！』言訖，叩頭流血。先主又請孔明坐于榻上，喚魯王劉永、梁王劉理近前，分付曰：『爾等皆記朕言：朕亡之后，爾兄弟三人，皆以父事丞相，不可怠慢。』言罷，遂命二王同拜孔明，二王拜畢，孔明曰：『臣雖肝腦涂地，安能報知遇之恩也！』

先主謂衆官曰：『朕已托孤于丞相，令嗣子以父事之。卿等俱不可怠慢，以負朕望。』又囑趙雲曰：『朕與卿于患難之中，相從到今，不想于此地分別。卿可想朕故交，早晚看覲吾子，勿負朕言。』雲泣拜曰：『臣敢不效犬馬之勞！』先主又謂衆官曰：『卿等衆官，朕不能一分囑，願皆自愛。』言畢，駕崩，壽六十三歲。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。后杜工部有詩嘆曰：

蜀主窺吳向三峽，崩年亦在永安宮。

翠華想像空山外，玉殿虛無野寺中。

古廟杉松巢水鶴，歲時伏臘走村翁。

武侯祠屋長鄰近，一體君臣祭祀同。

先主駕崩，文武官僚，無不哀痛。孔明率衆官奉梓宮還成都，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，安于正殿之內。舉哀行禮畢，開讀遺詔。詔曰：

三國志卷之五
三十三
朕初得疾，但下痢耳；后轉生雜病，殆不自濟。朕聞『人年五十，不稱夭壽。』今朕年六十有余，死復何恨？——但以卿兄弟爲念耳。勉之！勉之！勿以惡小而爲之，勿以善小而不爲。惟賢惟德，可以服人；卿父德薄，不足效也。卿與丞相從事，事之如父，勿怠！勿忘！卿兄弟更求聞達。至囑！至囑！

群臣讀詔已畢。孔明曰：『國不可一日無君；請立嗣君，以承漢統。』乃立太子禪即皇帝位，改元建興。加諸葛亮爲武鄉侯，領益州牧。葬先主于惠陵，謚曰昭烈皇帝。尊皇后吳氏爲皇太后；謚甘夫人爲昭烈皇后，糜夫人亦追謚爲皇后。升賞群臣，大赦天下。

早有魏軍探知此事，報入中原。近臣奏知魏主。曹丕大喜曰：『劉備已亡，朕無憂矣。何不乘其國中無主，起兵伐之？』賈詡諫曰：『劉備雖亡，必托孤于諸葛亮。亮感備知遇之恩，必傾心竭力，扶持嗣主。陛下不可倉卒伐之。』正言間，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曰：『不乘此時進兵，更待何時？』衆視之，乃司馬懿也。丕大喜，遂問計于懿。懿曰：『若只起中國之兵，急難取勝。須用五路大兵，四面夾攻，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，然後可圖。』

丕問何五路，懿曰：『可修書一封，差使往遼東鮮卑國，見國王軻比能，賂以金帛，令起遼西羌兵十萬，先從旱路取西平關。此一路也。再修書遣使賁官誥賞賜，直入南蠻，見蠻王孟獲，令起兵十萬，攻打益州、永昌、牂牁、越雋四郡，以擊西川之南。此二路也。再遣使入吳修好，許以割地，令孫權起兵十萬，攻兩川峽口，徑取涪城。此三路也。又可差使至降將孟達處，起上庸兵十萬，西攻漢中。此四路也。然后命大將軍曹真爲大都督，提兵十萬，由京兆徑出陽平關取西川。此五路也。——共大兵五十萬，五路并進，諸葛亮便有呂望之才，安能當此乎？』丕大喜，隨即密遣能言官四員爲使前去；又命曹真爲大都督，領兵十萬，徑取陽平關。此時張遼等一班舊將，皆封列侯，俱在冀、徐、青及合肥等處。據守關津隘口，故不復調用。

却說蜀漢后主劉禪，自即位以來，舊臣多有病亡者，不能細說。凡一應朝廷選法、錢糧、詞訟等事，皆聽諸葛丞相裁處。時后主未立皇后，孔明與群臣上言曰：『故車騎將軍張飛之女甚賢，年十七歲，可納爲正宮皇后。』后主即納之。

建興元年秋八月，忽有邊報說：『魏調五路大兵，來取西川。第一路，曹真爲大都督，起兵十萬，取陽平關；第二路，乃反將孟達，起上庸兵十萬，犯漢中；第三路，乃東吳孫權，起精兵十萬，取峽口入川；第四路，乃蠻王孟獲，起蠻兵十萬，犯益州四郡；第五路，乃番王軻比能，起羌兵十萬，犯西平關。——此五路軍馬，

甚是利害。已先報知丞相，丞相不知爲何，數日不出視事。』后主聽罷大驚，即差近侍貴旨，宣召孔明入朝，使命去了半日，回報：『丞相府下人言，丞相染病不出。』后主轉慌；次日，又命黃門侍郎董允、諫議大夫杜瓊，去丞相卧榻前，告此大事。董、杜二人到丞相府前，皆不得入。杜瓊曰：『先帝托孤于丞相，今主上初登寶位，被曹丕五路兵犯境，軍情至急，丞相何故推病不出？』良久，門吏傳丞相令，言：『病體稍可，明早出都堂議事。』董、杜二人嘆息而回。次日，多官又來丞相府前伺候。從早至晚，又不見出。多官惶惶，只得散去。杜瓊入奏后主曰：『請陛下聖駕，親往丞相府問計。』后主即引多官入宮，啓奏皇太后。太后大驚，曰：『丞相何故如此？有負先帝委托之意也！我當自往。』董允奏曰：『娘娘未可輕往。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見。且待主上先往。如果怠慢，請娘娘于太廟中，召丞相問之未遲。』太后依奏。

次日，后主車駕親至相府。門吏見駕到，慌忙拜伏于地而迎。后主問曰：『丞相在何處？』門吏曰：『不知在何處。只有丞相鈞旨，教擋住百官，勿得輒入。』后主乃下車步行，獨進第三重門，見孔明獨倚竹杖，在小池邊觀魚。后主在后立久，乃徐徐而言曰：『丞相安樂否？』孔明回顧，見是后主。慌忙弃杖，拜伏于地曰：『臣該萬死！』后主扶起，問曰：『今曹丕分兵五路，犯境甚急，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？』孔明大笑，扶后主入內室坐定，奏曰：『五路兵至，臣安得不知？臣非觀

魚，有所思也。』后主曰：『如之奈何？』孔明曰：『羌王軻比能，蠻王孟獲，反將孟達，魏將曹真：此四路兵，臣已皆退去了也。止有孫權這一路兵，臣已有退之之計，但須一能言之人爲使。因未得其人，故熟思之。陛下何必憂乎？』

后主聽罷，又驚又喜，曰：『相父果有鬼神不測之機也！願聞退兵之策。』孔明曰：『先帝以陛下付托與臣，臣安敢旦夕怠慢。成都衆官，皆不曉兵法之妙——貴在使人不測，豈可泄漏于人？老臣先知西番國王軻比能，引兵犯西平關；臣料馬超、積祖、西川人氏，素得羌人之心，羌人以超爲神威天將軍，臣已先遣一人，星夜馳檄，令馬超緊守西平關，伏四路奇兵，每日交換，以兵拒之：此一路不必憂矣。又南蠻孟獲，兵犯四郡，臣亦飛檄遣魏延領一軍左出右入，右出左入，爲疑兵之計；蠻兵惟憑勇力，其心多疑，若見疑兵，必不敢進：此一路又不足憂矣。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；達與李嚴曾結生死之交；臣回成都時，留李嚴守永安宮；臣已作一書，只做李嚴親筆，令人送與孟達；達必然推病不出，以慢軍心：此一路又不足憂矣。又知曹真引兵犯陽平關；此地險峻，可以保守，臣已調趙雲引一軍守把關隘，并不出戰；曹真若見我軍不出，不久自退矣。——此四路兵俱不足憂。臣尚恐不能全保，又密調關興、張苞二將，各引兵三萬，屯于緊要之處，爲各路救應。此數處調遣之事，皆不曾經由成都，故無人知覺。只有東吳這一路兵，未必便動：如見四路兵勝，川中危急，必來相攻；若四路不濟，安肯動乎？臣料孫權想曹丕三路侵吳之怨，必

不肯從其言。雖然如此，須用一舌辯之士，徑往東吳，以利害說之，則先退東吳，其四路之兵，何足憂乎？但未得說吳之人，臣故躊躇。何勞陛下聖駕來臨？」后主曰：『太后亦欲來見相父。今朕聞相父之言，如夢初覺，復何憂哉！』

孔明與后主共飲數杯，送后主出府。眾官皆環立于門外，見后主面有喜色。后主別了孔明，上御車回朝。眾皆疑惑不定。孔明見眾官中，一人仰天而笑，面亦有喜色。孔明視之，乃義陽新野人，姓鄧，名芝，字伯苗，現爲戶部尚書，漢司馬鄧禹之后。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。多官皆散，孔明請芝到書院中，問芝曰：『今蜀、魏、吳鼎分三國，欲討二國，一統中興，當先伐何國？』芝曰：『以愚意論之，魏雖漢賊，其勢甚大，急難搖動，當徐徐緩圖。今主上初登寶位，民心未安，當與東吳連合，結爲唇齒，一洗先帝舊怨，此乃長久之計也。未審丞相鈞意若何？』孔明大笑曰：『吾思之久矣，奈未得其人。今日方得也！』芝曰：『丞相欲其人何爲？』孔明曰：『吾欲使人往結束吳。公既能明此意，必能不辱君命。使乎之任，非公不可。』芝曰：『愚才疏智淺，恐不堪當此任。』孔明曰：『吾來日奏知天子，便請伯苗一行，切勿推辭。』芝應允而退。至次日，孔明奏準后主，差鄧芝往說東吳。芝拜辭，望東吳而來。正是：吳人方見干戈息，蜀使還將玉帛通。未知鄧芝此去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逞天辯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

却說東吳陸遜，自退魏兵之后，吳王拜遜爲輔國將軍、江陵侯，領荊州牧，自此軍權皆歸于遜。張昭、顧雍奏吳王，請自改元。權從之，遂改爲黃武元年。忽報魏主遣使至，權召入，使命陳說：『蜀前使人求救于魏，魏一時不明，故發兵應之；今已大悔，欲起四路兵取川，東吳可來接應。若得蜀土，各分一半。』

權聞言，不能決，乃問于張昭、顧雍等。昭曰：『陸伯言極有高見，可問之。』權即召陸遜至。遜奏曰：『曹丕坐鎮中原，急不可圖；今若不從，必爲仇矣。臣料魏與吳皆無諸葛亮之敵手。今且勉強應允，整軍預備，只探聽四路如何。若四路兵勝，川中危急，諸葛亮首尾不能救，主上則發兵以應之，先取成都，深爲上策；如四路兵敗，別作商議。』權從之，乃謂魏使曰：『軍需未辦，擇日使當起程。』使者拜辭而去。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，見了馬超，不戰自退；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，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；上庸孟達兵至半路，忽然染病不能行；曹真兵出陽平關，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，果然『一將守關，萬夫莫開。』曹真屯兵于斜谷道，不能取勝而回。

孫權知了此信，乃謂文武曰：『陸伯言真神算也。孤若妄動，又結怨于西蜀矣。』忽報西蜀遣鄧芝到。張昭曰：『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，遣鄧芝爲說客也。』

權曰：『當何以答之？』昭曰：『先于殿前立一大鼎，貯油數百斤，下用炭燒。待其油沸，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，各執刀在手，從宮門前直擺至殿上，却喚芝入見。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，責以紡鄺食其說齊故事，效此例烹之，看其人如何對答。』

權從其言，遂立油鼎，命武士立于左右，各執軍器，召鄧芝入。芝整衣冠而入。行至宮門前，只見兩行武士，威風凜凜，各持鋼刀、大斧、長戟、短劍，直列至殿上。芝曉其意，并無懼色，昂然而行。至殿前，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。左右武士以目視之，芝但微微而笑。近臣引至簾前，鄧芝長揖不拜。權令卷起珠簾，大喝曰：『何不拜！』芝昂然而答曰：『上國天使，不拜小邦之主。』權大怒曰：『汝不自料，欲掉三寸之舌，效鄺生說齊乎！可速入油鼎！』芝大笑曰：『人皆言東吳多賢，誰想懼一儒生！』權轉怒曰：『孤何懼爾一匹夫耶？』芝曰：『既不懼鄧伯苗，何愁來說汝等也？』權曰：『爾欲爲諸葛亮作說客，來說孤絕魏向蜀，是否？』芝曰：『吾乃蜀中一儒生，特爲吳國利害而來。乃設兵陳鼎，以拒一使，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！』

權聞言惶愧，即叱退武士，命芝上殿，賜坐而問曰：『吳、魏之利害若何？願先生教我。』芝曰：『大王欲與蜀和，還是欲與魏和？』權曰：『孤正欲與蜀主講和；但恐蜀主年輕識淺，不能全始全終耳。』芝曰：『大王乃命世之英豪，諸葛亮亦

一時之俊杰；蜀有山川之險，吳有三江之固：若二國連和，共爲唇齒，進則可以兼吞天下，退則可以鼎足而立。今大王若委贄稱臣于魏，魏必望大王朝覲，求太子以爲內侍；如其不從，則興兵來攻，蜀亦順流而進取。如此則江南之地，不復爲大王有矣。若大王以愚言爲不然，愚將就死于大王之前，以絕說客之名也。」言訖，撩衣下殿，望油鼎中便跳。權急命止之，請入后殿，以上賓之禮相待。權曰：『先生之言，正合孤意。孤今欲與蜀主連和，先生肯爲我介紹乎？』芝曰：『適欲烹小臣者，乃大王也；今欲使小臣者，亦大王也。大王猶自孤疑未定，安能取信于人？』權曰：『孤意已決，先生勿疑。』

于是吳王留住鄧芝，集多官問曰：『孤掌江南八十一州，更有荆楚之地，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：蜀有鄧芝，不辱其主；吳并無一人入蜀，以達孤意。』忽一人出班奏曰：『臣願爲使。』衆視之，乃吳郡吳人，姓張，名溫，字惠恕，現爲中郎將。權曰：『恐卿到蜀見諸葛亮，不能達孤之情。』溫曰：『孔明亦人耳，臣何畏彼哉？』權大喜，重賞張溫，使同鄧芝入川通好。

却說孔明自鄧芝去后，奏后主曰：『鄧芝此去，其事必成。吳地多賢，定有人來答禮。陛下當禮貌之，令彼回吳，以通盟好。吳若通和，魏必不敢加兵于蜀矣。吳、魏寧靖，臣當征南，平定蠻方，然后圖魏。魏削則東吳亦不能久存，可以復一

統之基業也。』后主然之。

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答禮。后主聚文武于丹墀，令鄧芝、張溫入。溫自以爲得志，昂然上殿，見后主施禮。后主賜錦墩，坐于殿左，設御宴待之。后主但敬禮而已。宴罷，百官送張溫到館舍。次日，孔明設宴相待。孔明謂張溫曰：『先帝在日，與吳不睦，今已宴駕。當今主上，深慕吳王，欲捐舊忿，永結盟好，并力破魏。望大夫善言回奏。』張溫領諾。酒至半酣，張溫喜笑自若，頗有傲慢之意。

次日，后主將金帛賜與張溫，設宴于城南郵亭之上，命衆官相送。孔明殷勤勸酒。正飲酒間，忽一人乘醉而入，昂然長揖，入席就坐。溫怪之，乃問孔明曰：『此何人也？』孔明答曰：『姓秦，名宓，字子勅，現爲益州學士。』溫笑曰：『名稱學士，未知胸中曾「學事」否？』宓正色而言曰：『蜀中三尺小童，尚皆就學，何況于我？』溫曰：『且說公何所學？』宓對曰：『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三教九流，諸子百家，無所不通；古今興廢，聖賢經傳，無所不覽。』溫笑曰：『公既出大言，請即以天爲問：天有頭乎？』宓曰：『有頭。』溫曰：『頭在何方？』宓曰：『在西方。』《詩》云：「乃眷西顧。」以此推之，頭在西方也。』溫又問：『天有耳乎？』宓答曰：『天處高而聽卑。』《詩》云：「鶴鳴九皋，聲聞于天。」無耳何能聽？』溫又問：『天有足乎？』宓曰：『有足。』《詩》云：「天步艱難。」無足何能步？』溫又問：『天有姓乎？』宓曰：『豈得無姓！』溫曰：『何姓？』宓答曰：『姓劉。』

溫曰：『何以知之？』宓曰：『天子姓劉，以故知之。』溫又問曰：『日生于東乎？』宓對曰：『雖生于東，而没于西。』

此時秦宓語言清朗，答問如流，滿座皆驚。張溫無語。宓乃問曰：『先生東吳名士，既以天事下問，必能深明天之理。昔混沌既分，陰陽剖判；輕清者上浮而爲天，重濁者下凝而爲地；至共工氏戰敗，頭觸不周山，天柱折，地維缺；天傾西北，地陷東南。天既輕清而上浮，何以傾其西北乎？又未知輕清之外，還是何物？願先生教我。』張溫無言可對，乃避席而謝曰：『不意蜀中多出俊杰！恰聞講論，使僕頓開茅塞。』孔明恐溫羞愧，故以善言解之曰：『席間問難，皆戲談耳。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，何在唇齒之戲哉！』溫拜謝。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，就與張溫同行。張、鄧二人拜辭孔明，望東吳而來。

却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，乃聚文武商議。忽近臣奏曰：『蜀遣鄧芝同張溫入國答禮。』權召入。張溫拜于殿前，備稱后主、孔明之德，願求永結盟好，特遣鄧尚書又來答禮。權大喜，乃設宴待之。權問鄧芝曰：『若吳、蜀二國同心滅魏，得天下太平，二主分治，豈不樂乎？』芝答曰：『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如滅魏之后，未識天命所歸何人。但爲君者，各修其德；爲臣者，各盡其忠；則戰爭方息耳。』權大笑曰：『君之誠款，乃如是耶！』遂厚贈鄧芝還蜀。自此吳、蜀通好。

却說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，火速報入中原。魏主曹丕聽知，大怒曰：『吳、蜀連和，必有圖中原之意也。不若朕先伐之。』于是大集文武，商議起兵伐吳。此時大司馬曹仁、太尉賈詡已亡。侍中辛毗出班奏曰：『中原之地，土闊民稀，而欲用兵，未見其利。今日之計，莫若養兵屯田十年，足食足兵，然后用之，則吳、蜀方可破也。』丕怒曰：『此迂儒之論也！今吳、蜀連和，早晚必來侵境，何暇等待十年！』即傳旨起兵伐吳。司馬懿奏曰：『吳有長江之險，非船莫渡。陛下必御駕親征，可選大小戰船，從蔡、潁而入淮，取壽春，至廣陵，渡江口，徑取南徐：此爲上策。』丕從之。于是日夜并工，造龍舟十只，長二十余丈，可容二千余人。收拾戰船三千余只。魏黃初五年秋八月，會聚大小將士，令曹真爲前部，張遼、張郃、文聘、徐晃等爲大將先行，許褚、呂虔爲中軍護衛，曹休爲合后，劉曄、蔣濟爲參謀官。前后水陸軍馬三十余萬，克日起兵。封司馬懿爲尚書僕射，留在許昌，凡國政大事，并皆聽懿決斷。

不說魏兵起程。却說東吳細作探知此事，報入吳國。近臣慌奏吳王曰：『今魏王曹丕，親自乘駕龍舟，提水陸大軍三十余萬，從蔡、潁出淮，必取廣陵渡江，來下江南。甚爲利害。』孫權大驚，即聚文武商議。顧雍曰：『今主上既與西蜀連和，可修書與諸葛孔明，令起兵出漢中，以分其勢；一面遣一大將，屯兵南徐以拒之。』權曰：『非陸伯言不可當此大任。』雍曰：『陸伯言鎮守荊州，不可輕動。』權曰：